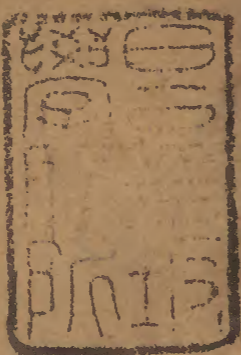


史記 廿八之抄 書



			五	漢
		四	〇	書
		一	七	門
三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五	漢
九		〇	書
函		〇	
	三	七	
三	二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07
冊數	32 (13)
函號	279 12

正史五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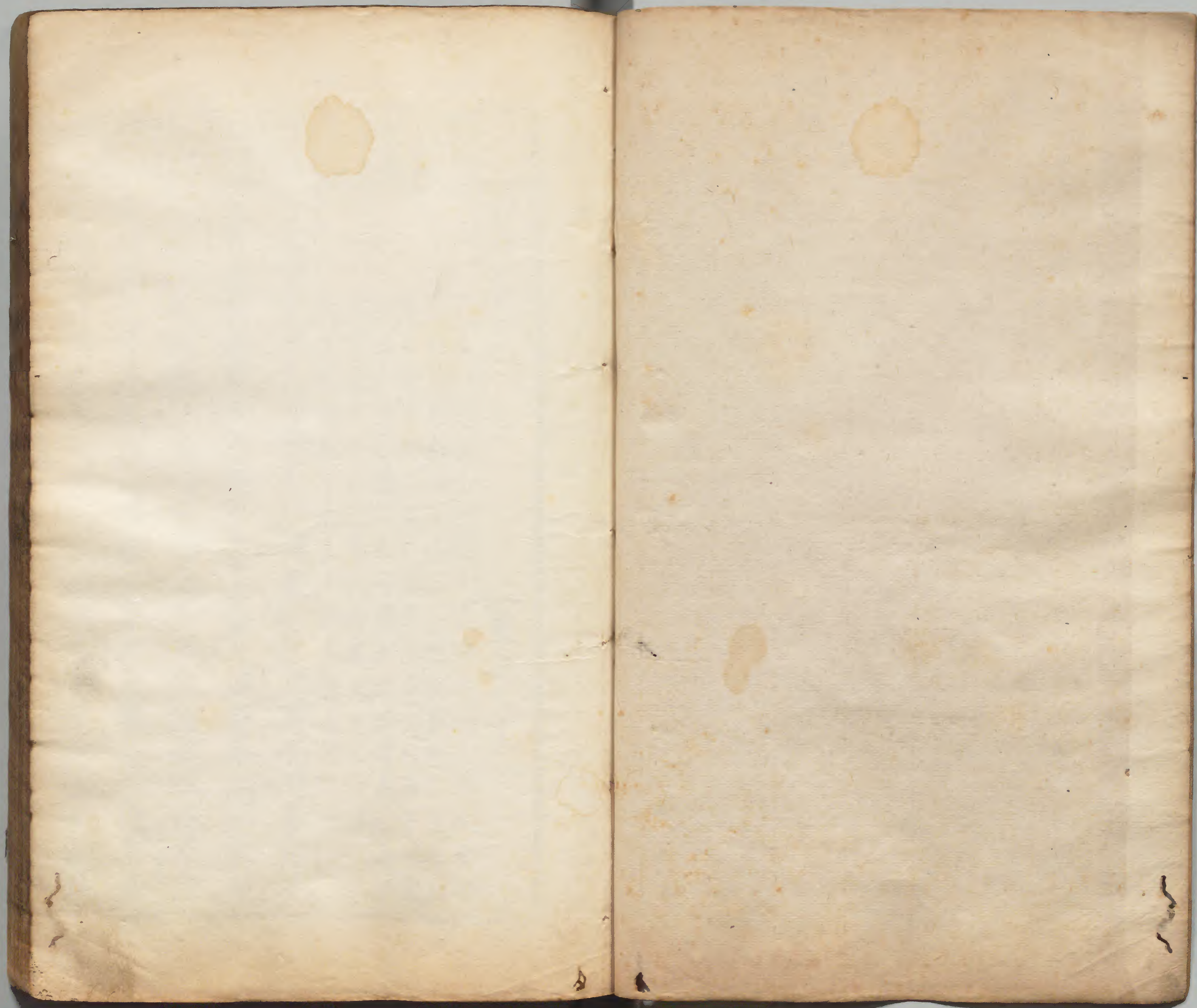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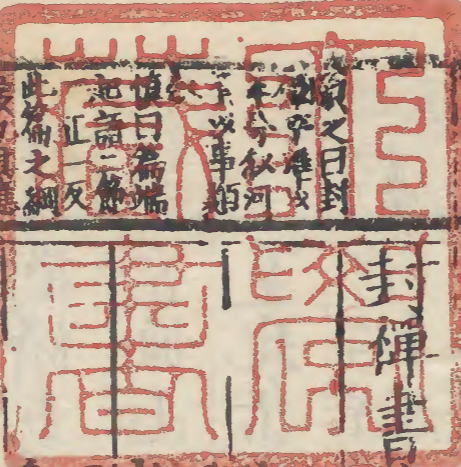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此篇之綱
皆在後曰
自古受命
帝王曷嘗
不封禪後
所引管仲
對齊桓公
十二君曰
皆受命然
後得封禪
應此句意
曰蓋有無
其應而用
事者矣後
所論秦始
皇云豈所
謂無其德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
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一除地報地之力故曰
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
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
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
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
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
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
布。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
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

史記卷之第八

封禪書第六

懋隆

而用其事者即應此句意曰未有不瑞而有不瑞者其後凡言符瑞如黃龍寶馬亦應必何意又曰雖受命而功不至謂其有天下而政不及泰山也所謂文王受命政不及秦也此意至聖父天而德不洽至聖父謂曰有天下而政不及泰山也所謂文王受命政不及秦也此意至聖

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

曰舜在璇璣王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遠

班一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

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此封禪張本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脩五禮五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

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

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

不言至者蓋以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

禮記上亦必崇高此禮王則也口治矣而給意謂深文也瑞而瑞切至德洽而服給意謂深文也瑞而瑞切至德洽而服給意謂深文也瑞而瑞切至德洽而服

甲浮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索隱曰如淳案國語二龍去于夏庭是也其後

二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

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咎徐廣曰咎古作枚曰妖不勝

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咎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

曰尚書尹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

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榜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灾所以伊咎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

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

雉徐廣曰一作鷓鴣音嬌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

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索隱曰謂武乙射天後獵于河

封禪所也
等第而論
抱之入法
也
帝孔也
皆不受命
不賭符瑞
而不錄
山忘慢者
始天也
祗謂後
息慢也
多世語
臣表始未
管公周
其本
枝葉稍
長矣微
句法與此
同

渭而震。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

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

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

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

辟雍。韋昭曰。水外四洲負如。諸侯曰泮宮。張晏曰。制度

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

匝。至半為泮宮。禮統云。半有水而半有宮是也。周

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考天。之別名也。神自禹

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

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

犬戎所敗。徐廣曰。犬一作吠。周東徙維維。秦襄公攻戎救周。始

列為諸侯。正義曰。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

為亡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

各一云。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

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索隱曰。地理志。汧水出汧縣

都。汧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行。郿音孚

山。阪曰行。索隱曰。郿地名。後為縣。屬馮翊。行者。鄭眾

註。周禮云。下平曰衍。又李奇云。二輔謂山陵間為衍也。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

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

明之嗅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

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措紳者不道索隱曰姚

作縉鄭衆註周禮云措讀曰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

索鄭意以措為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

史記亦多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

作薦字也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

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鷄與山鷄不別趙高繞山山鷄飛

去而不鷄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鷄括地

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鷄神祠在漢陳

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鷄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

城故言獲若石于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

陳倉北阪城祠之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

云野鷄夜雉如淳曰野鷄雉也呂后名雉故曰以一牢

祠命曰陳寶贊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

唯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

曰陳寶索隱曰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

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媢在地下食死人腦媢乃言彼二

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

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

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廊時。索隱曰秦本紀德公

時今案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修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

作伏祠。索隱曰服虔云周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畫日不干求也東觀漢記和

帝初令伏閉畫日是也又曆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歲之名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至秋則以

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索隱曰案樂彥云左傳血蟲為蠱梟磔之鬼亦為蠱故月令云大難旁磔註云

祭禳也厲鬼亦為蠱將出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故此亦磔狗邑四門也風俗通云殺犬磔禳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

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

丘。而欲封禪。管仲曰。索隱曰今管子書封禪篇是古者封泰山禪梁

父者七十二家。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

數者萬數也按管子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李

曰云云山在梁父東○索隱曰晉灼云云山在蒙陽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云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順之曰以年月事秦如一事

無懷氏或工十二君所受命封禪者也

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索隱曰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曆志黃帝

與炎帝戰于阪泉豈黃帝與神農身戰乎皇甫謐云炎帝傳位八代也

黃帝封泰山禪亭

徐廣曰在鉅平駟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索隱曰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非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

皓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

禹封泰山禪會稽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

會稽亦曰苗山也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

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曰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曰服虔云蓋今鮮卑是也過孤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

城在平州盧龍縣南一十里般時孤竹國也 西伐大夏涉流沙來馬懸車上

早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纒束其馬懸鉤其車之思耳即齊語所謂詳耳○索隱曰早耳山名在河

東太陽甲讀如亨也齊語即春秋外傳國語之書也辟音辨賈逵云山險也 南伐至召陵登

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曰荆州記項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

以為名齊桓公太史公並兵車之會三索隱曰案左傳

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而乘車之會六索

曰案左氏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

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

會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

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稱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

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比里之禾。應劭曰鄒上山也鄒音隴蘇林曰鄒上北

里皆地名。索隱曰韋昭云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云所

况武改高邑曰鄒姚氏云鄒縣屬常山一云鄒上山名所以為藉也東

以為盛江淮之間。茅二春。孟康曰所謂靈茅

海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鱠

細鱗紫黑色一收兩片合乃得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

行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阪魚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鵠鵠。索隱曰山海經云崇

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蠻郭璞

註爾雅亦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

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鵠數至而欲封

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

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曰三置晉君謂

惠公懷公文公也公立二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

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

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

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

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

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

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衰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

周。周力少。襄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

受命而功
不至至梁
父矣而德
不洽洽矣
給而日不暇

史記卷之...

...

孔厚

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

人執殺襄弘。上覽曰。弘家在洛陽東北山上。周人之言亦怪者。自襄公

其後百余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距作

十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又上時以

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索隱曰。儋

音丁牛反。孟康云。時老子也。韋昭案。曰。秦始與周合。合

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索隱曰。大頡曆評諸家而云。周平

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百。合十七年而

霸。出焉。索隱曰。自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嫪

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者也。○止

義曰。上于放反。秦則似黃帝之後。至非子未引封畀。合

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

離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從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

秦孝公二年。五百歲。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復與

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霸王出焉。謂從秦孝公三年

至十九年。周顯王致於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稱

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櫟陽。雨金。

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矣。諸家解皆非也。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

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封。

○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

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韭畦畦。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

周。徐廣曰。去太史儋。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

二。爾雅曰古陵太丘索隱曰應劭云亡滄入地非也案

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蟻見

得木德青龍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

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

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

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

上黑度以六為名正義曰張晏云水北方黑水終數音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祀於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
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
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
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
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
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中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
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案
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二曰地主。祠
言如天之腹臍也。小顏云下者謂最下也。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今

曰時。徐廣曰一云之下上時命曰時。索隱曰此之一云與漢書郊祀志文同也。地貴陽。祭

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

監鄉。齊之西境也。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闕。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

鄉城。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以為下所謂三神

參山即此三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五曰陽主。祠之罘。正義曰括地志云

登縣西北。六曰川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

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

案解道處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最
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最

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

齊東方。索隱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案是蓋歲山形如臺地理志琅邪縣有四時祠也

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及秦帝而齊人

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此宋神仙張本正伯僑充尚美門子高

韋昭曰皆募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

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占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犍為武陽人為

栢人今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最後皆燕

人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亦有四人是也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

此以上兼
言歷代
祭巫咸郊
時方巫九
鼎方士神
仙等事皆
為漢武事
張本

未詳為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龍骨世人謂之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

龍解骨化去也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顯於諸侯而燕

為服○索隱曰主運是鄒子之書篇名

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

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書云

爾瓚云世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

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

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其心焉。索隱曰：謂心其羨也。及

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

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

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風不至也。曰：未能

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

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賈曰：考校其虛實。

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

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

鄉東北三十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太山。至

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

功德。索隱曰：小顏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有也。其秋。諸侯畔

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

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

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

其德而用事者邪。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德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

引以為。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

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

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

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

無其德而用事者

名山大川

地理志蜀郡蒲氏道峭山在西郭發註水曰河祠臨晉

云山在汝陽郡廣陽縣一名積山也

李隱曰韋昭曰臨晉為涇縣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

正義曰即同州馮翊縣本漢臨晉縣也收大荔秦獲之

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

經云水夷人面乘兩龍也太公金匱云馮翊也魚龍河

圖云河伯姓呂公字夫入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陽潼

鄉隄首人水死化為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仙也

馮祠漢中注馮翊謂漢水故祠之漢中樂彥云漢水南

漢神秋淵祠朝那蘇林曰秋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

是也秋淵祠朝那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

村募反○索隱曰秋音乎小反又音子由反即龍之所

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那秋祠在涼州平高縣東

南二十里秋谷水江水祠蜀山峭山廟在江都地理志

源出寧州安定縣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

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

云江神謂之河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

云蜀守李水於彭門關立江神祠三所漢舊儀云祭四

瀆用三牲圭沉有車馬紺蓋○正義曰括地志云江瀆

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

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鴻歧吳岳皆有

-5 195 35 855" data-label="Text">

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案謂四山為大陳寶

節來祠服虔曰陳寶其河加有甯醪此皆在雍州之域

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駢駒四灞產正義曰灞地志

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在雍州藍田長水

縣灞水即荆海猶加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也

澧澧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

水因以為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亭今之涇渭皆非大

荆溪水是也十三州記灞水出鄠縣南也

涇渭皆非大

川以近咸陽。盡得北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汧洛

正義曰括地志云汧水出隴州汧原縣西南汧山東

入渭洛水出慶州洛原縣白於山南流入渭又云洛

水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

入河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

二淵。正義曰地理志

東二川合因名也

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涿郡

澤在幽州范陽縣西十五里按道縣在易蒲山岳嶧山

州漆水縣北一里故道城是也澤在道南

徐廣曰首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酒祠禮不必

先許反

同而雍有日月參辰

索隱曰漢書舊儀云祭參辰於池

也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

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

十四臣。索隱曰九臣

王女凡一十六小神不說

見其名數所出。故諸布諸嚴諸速之屬百有餘廟。索隱

昔賢皆不論也。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祭

星之處速亦未詳漢書作遂。西亦有數十祠。索隱曰西

西縣秦之舊。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地理志湖縣屬

六百一

六百二

濟陰非也案謂社稷一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

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曰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

而雍管廟亦有社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

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社主祠四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守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

伏殺而死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

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案四時據

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

渭之間而作邠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

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

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邠時吳陽上下時是言其光景動人民

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

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

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水禺龍樂車一駟漢書音義曰禺寄也

奇生龍形於木也○索隱曰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

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

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

諸侯加象飾口足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

以十月上宿郊月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

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

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曰權如字

一音燿周禮有司燿燿火官張晏解非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

經祠云服虔曰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

皆大祝常主以歲時奉祀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

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

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蓄祥輒祝祠

移過於下正義曰謂有灾祥輒令祝官祠漢興高祖之

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

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

狗沛為沛公則祠蚩尤五里或曰粉榆鄉名高祖里社擊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

神之事以高祖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日不暇給者也

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

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

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

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

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

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

官猶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

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

天地四方上帝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

山川以時祀之

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鼠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

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

中堂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晉巫

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

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歸藏

易也周禮以樛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昌四星也

正義曰先炊古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炊母之神也二社之主巫保族纍索隱曰社

二神名纍音力追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

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

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

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

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九天巫祠

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九天索隱曰

九天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

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為九天也○正義曰

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美天三徒天四罰更天皆以歲時

五晬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洽天九成天也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

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各有時月其

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

止義曰類師古云祭有牲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

牢故言血食遍於天下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

天田則農祥也晨見

而祭。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大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

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

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

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正義曰。齊有泰山。淮南有天

遂廢其祀。今謂侯奉祠。今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秦故儀。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

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

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

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

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正義曰。顏師古云。駕船被馬之飾。皆具。西時。畦

時。禹車各一乘。馬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正義曰。河湫黃

河及秋泉。加玉各二。正義曰。言二水祭。及諸祠各增廣壇場。

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

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

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上德。上德之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

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其符也。索隱曰。謂

河決乃水德之符應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陽度曰十月陰

尚伏在地。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

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三年春。正義曰。按成紀云秦州縣也。文帝乃召公孫

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詔曰。異物

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

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

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是雍五畤祠衣

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

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

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北谷也。天瑞下宜

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

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韋昭曰。宇

謂上祠。下異禮。所謂復廟。重屋也。贊曰。一營宇之中。立

五廟。正義曰。培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

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內

而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色也。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

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曰。顏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蒲也。蒲字或作蘭。言其水恐

文帝事神
帝比周成
王則時符
高而德亦
治矣然猶
不至泰山
何也既曰
謀議封禪
事矣又曰
食於改正
朔服色種
明之事何
也曰匈奴
故入邊歲
不登言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曰小顏云刺謂
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
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案如淳曰亭名也正
年縣東苑中後館陶公主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
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即此義曰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
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祠以五牢具其明年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
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王延壽平

公孫日不

又言臣候日再中索隱曰言內云淮南云魯陽公與韓
舍豈其居頃之曰卻復口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然乎令天下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
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
多二十七年人乃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
鼎出汾陰
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
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宮領以時致禮不
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廷議

武宗封神
蓋賭符瑞
而殊泰山
祇廟而過
有也
順之曰提
漢武許多
事在此數
向

孝景即位十六年。祀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
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十二卷今互載徐義今天子初
即位。元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
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步王度也。而上鄉儒術。招
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
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
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乃案綰
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上。竇太后崩。其明年。
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弘上。弘至。雍郊見五時。後

常三歲一郊。

索隱三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一年祭地是三年祭五時三歲一歲皇帝自行也

帝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

子死。見神於先穆寤若。寤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

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

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殺道

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索隱曰索表深澤侯

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朔五年夷。惟胡薨無後國除上方匿其年。及其生長。

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

聞其能使物及不死。又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

史記卷之第... 封禪書第六

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

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武安侯田蚡也。

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

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

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索隱曰韓

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索其刻。果齊桓公器。

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

則致物。致物而所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

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

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

大如瓜。索隱曰包惜云巨或作戶。安期生僊者。迺蓬萊中。合則凡人

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

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

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徐廣曰錘音小志反錘縣黃縣

皆在東萊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

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

方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曰樂汁微圖曰天宮紫微北極神之神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曜鬼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

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

大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案隱曰祠馬處續漢書

道以為門又三輔黃圖云上帝壇八通神道八通廣一十步也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

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曰者

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八地。一太一。天子許

之。令太祝領祀之於忌太一。曾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

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案隱曰謂祠祭以解殃外求福祥也祠黃帝

用一梟破鏡。冥牛。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

日澤一山君地長。用牛。案隱曰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天神也澤山本紀

作嶧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武夷君用乾魚。

用太牢故云用牛蓋是周代之法也

案隱曰顧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

今案其祀用乾魚兼不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

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

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案隱曰案彥云其明年郊

雍。徐廣曰武帝立巳十九年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

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

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

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

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策於真定以續先王祀

徐廣曰元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

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

戚傳封禪書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

人及竈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

新論亦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

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

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

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彦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車以

車以庚羊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又作甘泉宮中為臺

車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具

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

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

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

徐廣曰元承露僊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

鼎二年時湖甚索隱曰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韋昭云地

處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

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

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
甘泉。病良已。大放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
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
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然
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
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
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
無絕死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

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
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鬣栗。今陛下親
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
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
曰元鼎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四年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
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
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

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也。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后上名寄。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土不相中。索隱曰三蒼云中得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昔

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

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

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子誠馬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是也。

能脩其方。我何愛乎。索隱曰上語樂大云。子誠能脩文成方。我更何所愛。惜乎。謂不吝金

寶祿位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

責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珮其信印。

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

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索隱曰顧氏案萬卑

術云取鷄血雜磨針鐵擣和磁石碁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持上方憂河決。而黃

石碁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

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索隱曰：謂五利將軍。

天士將軍地十將軍。大通將軍為四也。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

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

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

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

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

斤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上妻之。索隱曰：衛

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齎金萬斤，更

命其邑曰當利公主。索隱曰：地埋志。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

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將相以下。

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

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

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

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

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

月，佩六印。索隱曰：更方樂通侯及貴震天下而海上燕

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

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掇視

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燕盪有黃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行上薦之。或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

索隱曰：孔文祥云：泰帝太昊也。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身賜。徐廣

曰：蕩亨。莫也。音殤。皆嘗以亨牝牢而祭祀。上帝鬼神。追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不吳不鷺。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

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

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巳死。上曰。由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

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脩神靈。得封者。十千國。或爲七十國。樂彥云。以舜爲神明之後。封焉。滿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案國語。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注。芒氏之君。守封。禹之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之

人乃斷理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
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
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門者谷口也黃
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黃帝索隱曰說文云胡牛垂頰也釋名黃帝上騎群臣
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
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
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
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

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
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
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
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
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
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
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
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
曰樂彘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太一祝宰則
此也小顏云牛羊若彘上一牲故云特也

史記卷之八十一 封禪書第六 五十五

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
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
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索隱曰。顧氏云。饗祀祠也。漢書儀云。贊饗一人。秩六百石。
是也。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
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
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
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
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
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

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

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三辰星

星曰太一。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

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寶母所見。五

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為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

也。驗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

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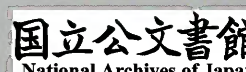
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

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

也。

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徐廣曰：古釋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其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乙，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效黃帝，以上接神。



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荐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
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
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緄氏禮登中岳
太室從宮在山下問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
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
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
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

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
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
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
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也忽不見上即
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
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
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
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
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

及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
侯上太一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
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上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
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
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
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書有白
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
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
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

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
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
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
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
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
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
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
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
侯暴病一日死

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
此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

亦云然。顧亂家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上乃遂去。並

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

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

星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

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彥色。豈並作旗星。旗星

亦作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

德星昭行。厥惟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

帝敬拜。太祝之享。其壽。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

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

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

少。過祠太山。還至軹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

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

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

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

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

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

遂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緋城。徐廣曰一云罽罽

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

靈臺。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

云作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

高三十丈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並無臺字疑衍也。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

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

內中。徐廣曰元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

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

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二年。上乃

下詔曰。天子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

上郊雍。迴回中道。巡之。春至鳥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

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

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

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

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

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

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

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

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如帶圖及五

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

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

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

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亦帝。而有司侍

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脩

於明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自

敬拜大。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

遣異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戾。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

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學祀蓬萊之屬。異至殊廷焉。

上還。以柏梁戾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

臺。十一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

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

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戕。復起屋。必以人。用勝服之。

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十門。萬戶。前殿度高。木夾其東。則

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

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

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
壺梁家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王堂。壁門大鳥之
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
曆。以三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
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緡陽虞初等。以
方相詛。匈奴人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
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
禺馬代駒。七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
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

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
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
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上帶曰。黃帝時。雖封太
山。然風后封臣歧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廣曰一作凡山。
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
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
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
石間。石間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間
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二年還

武帝封禪

史記卷之第...

封禪書

三十一

皇本車

之事而結
之曰然其
效可睹矣
蓋其辭
之也

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宜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

仙術之
方士利
官括盡
帝之事
以自古
亦用事
神者具
封禪等
神者則
以自來
之矣。夫
其外之
也。裏者
其內之
德也。

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太史公曰。余從巡於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

禮載升中

書稱肆類

古今盛典

皇王能事

登封祚天

降禪除地

飛英騰實

金泥石記

漢承遺緒

斯道不墜

仙閣肅然

揚休勒誌

河渠書第六終

史記二十八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

載舟。泥行蹤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攆攆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

山行乘擗音力追反又曰行塗以楮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毳字亦作攉同音昌

芎反注以撮子芮反又子絕反與菴音同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

九道。陂九澤。度九口。王義曰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產也治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產

言於地所宜商而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

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正義曰在同州韓城縣北南

到華陰。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東下砥柱。正義

史記卷之第二十八

河渠書第七

田

日底柱山谷名三門山在夾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正義正

曰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孔安國云於是禹以為

山再城曰邳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章昭曰湍疾悍疆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

乃斷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屬分也二渠其一出

○索隱曰斷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音

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跬反斷即分其流世其怒是也

二渠其一則澤川其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曰降水

二王莽時遂空也留縣西南至于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

方山東北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播

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費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

在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九川既疏九澤既麗諸

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夏及安功施下三代自是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

溝索隱曰楚漢十之界方穀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

今之汴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

河是也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

則通渠三江五湖音韻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六湖

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

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

兆浦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大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於

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漢書曰李鑿離碓古堆字

辟沫水之害索隱曰辟音避沫音末案說文云沫水穿

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

二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

江縣界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温

中日江亦曰内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

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

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

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經至祠勸

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父有兩蒼牛

助於江峯有閭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聞疲極不當相

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

灌錦流江中則鮮明也

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

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

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

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攷力黃鹿谷

山在鹿也鄴相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内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

之母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

治水故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

曰水

顏云中音仲即今九嶺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口

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

田於河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中一名仲

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雒獲數亦名瓠在涇

陽北城外也邸至也至渠首起並北山東注洛徐廣曰

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

懷德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

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

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

朝相

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溉音古代反澤一作為音昔本或作斤則如字讀之

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

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

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十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

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

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

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郿。索隱曰郿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正義曰貝州縣也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之未必應

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

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

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

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

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卒。徐廣曰一云悉眾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

索隱曰舊說徐作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悉發

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番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

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

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自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

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溉皮氏汾陰。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

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下

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

亭謂曰壩首而緣。棄地。民爰牧其中耳。索隱曰爰乾草也謂牧爰及牧

反謂緣河邊地。畜於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

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

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父

之。河東渠田發乎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

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昭

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噴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自褒

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

溝洫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

褒中。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

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西五十里故道多阪。回遠。今

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

孔厚

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郡今鄧州上沔入襄襄之絕水

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涓如此漢中之穀可

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曰無限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

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柱之漕且襄斜材木竹箭之

饒饒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

人作襄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

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民願

穿洛以既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

石正義曰洛溱沮水也括地志云車泉故城在同州於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

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

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索隱曰徵音懲縣名也小顏云即今之澄城也顏又如字岸善崩

正義曰言商原之崖峯土性踈故善崩毀也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

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增曰下頽曰頽東至山嶺十

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

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志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

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頽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

輒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

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

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

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華至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

玉壁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

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楨。如淳曰樹

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楨以草塞其裏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天子

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

皓盱盱兮問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駟謂州閭盡為河。殫為河兮地不

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也。駟案如淳曰恐水漸

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鉅野澤使溢也。

魚沸鬱兮拍冬日。徐廣曰泊猶走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案漢書自義曰鉅野滿

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追冬日乃止。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弛一作

河道皆弛壞。○索隱曰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弛溢故使其道皆離常流也。蛟龍騁兮方遠

遊。歸舊川兮神哉沛。賈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不封禪兮安

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

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鬻桑地名也。如久不反兮水維緩。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

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比渡透兮凌流難。蹇長莛兮沈

美玉。如淳曰蹇取也。莛草也。音郊。一曰莛竿也。取長竿

所以引致土石者也。○索隱曰蹇音已。免反。莛一作莛音廢。鄒氏又音緋也。河伯許兮薪不

史記卷之第九

屬。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

禦水。頽林竹兮捷石留。如淳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蕭

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

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五河。河西。酒泉。皆

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

索隱曰案溝洫志見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小頽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徐

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

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滬

徐廣曰一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

澤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瓠子。悲瓠子之詩。而

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城田

索隱述贊曰

水之利害 自古而然 禹疏溝洫 非無聖賢

隨山濬川 爰洎後世

鴻清既劃

龍骨斯穿

填闕攸墾

黎蒸有年

宣房在詠

梁楚獲全

河渠書第七終

史記二十九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欵貴則難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女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

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

色之駟馬漢書作駟駟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

與純一色也或作駟非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

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

顧氏案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一黃金一斤十二銖筴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

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注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其

慎口此篇叙事錯綜全在綴結呼喚結前生後為之血脉初用馬字猶為疑辭多為用矣遠為決辭其日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為諸綴語之警策綱要後太史公曰物盛則衰等語蓋所以提挈此

通繼之也
呼喚結前
生後而為
如口吳鄧
下而鑄錢
之禁生馬
上句結前
以起武帝
於犯者衆
而用酷吏
皆由是而
生也又如
曰益造花
馬公廣用
而益至列
增脩矣上
句結武帝
之修由此
日罷之意
也

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
踊騰糶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
蓄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
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
韋二釋晉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踈如淳曰
踊騰猶伍昂也伍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糶字作
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
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
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賈曰秦以一斤為一金天下
也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
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

通繼之也
呼喚結前
生後而為
如口吳鄧
下而鑄錢
之禁生馬
上句結前
以起武帝
於犯者衆
而用酷吏
皆由是而
生也又如
曰益造花
馬公廣用
而益至列
增脩矣上
句結武帝
之修由此
日罷之意
也

園池市井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利
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
常稅為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年之費也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漕
中都官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
倉以糶官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
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
曰案即訓說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富埒天子徐廣
文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其後卒以叛逆鄧
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翻案孟康曰
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

文涼

亦其效
通大夫也
以鑄錢財
過王者故
吳鄧氏錢
布天下而
鑄錢之禁
生焉匈奴
數侵盜北
邊屯戍者
多邊粟不
足給食當
食者於是
募民能輸
及轉粟於
邊者拜爵
爵得至
大庶長
索隱曰漢
書食貨志
云文帝用
晁錯言令
入入
萬二千石
為大庶長
各以多少
為差孝景
時上郡以
西旱亦復
脩賣爵令
而賤其價
以招民及
徒復作得
輸粟縣官
以除罪益
造苑馬以
廣用索隱
曰謂增益
苑園造廐
而養馬以
廣用則馬
是軍國之
用也而宮
室列觀輿
馬益增脩
矣至今上
即位數歲
漢興七十
餘年之間
國家無事
非遇水旱
之災民則
人給家足
都鄙康庾

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入入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園造廐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康庾

其家平準
以奪其利
民初而盛
織而後則
盡能
官而後則
賈不繼為
吏後用之
而此道難
亦此之類
之變也

孝宗承文
帝而賣爵
除罪故用
足而因得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貫萬今萬萬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犂牛者。償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踈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紩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

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

思六

以益造死
此一句結
景帝事而
宮室與馬
益增修矣
此一句又
以生武帝
宮室之修
由此日罷
之意也

漢興之初
作業劇而
無藏蓋米
至武帝之
初人給家
尺府庫不
倉亦溢貴
積至是極
其盛矣漢
初天子不
具約不

牛車至是
四陌之間
馬也詩矣
人車法
而先義
皆所謂
也然民
斷豪貴
多於上
之於極
之端矣

此下四節
言外事四
表勞民費
財給尺者
自此而弊
充溢者自
此而耗物

奢侈。室廬輿服僭下上。無節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

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烏侯反。今事

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南越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

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

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

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

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

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

弊。故行巧。賂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詆之法也。賂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

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

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元在築

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當是時。漢

通西南夷。造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

一石。漢書音義曰鐘六石四斗。散幣於邛犍以集之。索隱曰應劭云

犍。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乃募豪民。出南夷。入粟

思太

密而衰之

曰江林之
間蕭然煩
費曰巴蜀
之民罷焉
曰德齊之
動曰天下
皆相顧為
苦其勞亦
整而登
則衰於財
犯法矣財
於於餘貨
財於餘貨
相買則衰
於於餘貨

進用法切
文事四夷
下句興利
始也亦為
用事二八
言利和秋
毫矣張本
凡舉行禮
鐵等給錢
舟車之費
之皆皆
其中而亨
桑弘羊天
乃內之句
而此意
而斷之也

益虛下言
益虛下言
益虛下言

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東至滄海之
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
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
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
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元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
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
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六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
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

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
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
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
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
索隱曰。蹕音逝。謂貯也。韋昭云。音滯。謂積也。又案古今
字話。蹕今滯字。則蹕與滯同。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
無所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
武功爵。贊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
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鄉。九級曰執戎
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
級。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
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

史記卷之第三十

五

五

江寬

此也

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

功爵第九也位稍高故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

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功十一等爵第

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其有罪又

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

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

次耳今注稱十爵三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

亦臆說爾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

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

慎曰官職
耗廢其與
子孫居官
者以若亦
號向若亦
物盛而衰
也又以衰
本選舉陵
道益雜不
選而多賈
公孫弘純
臣下張湯
用峻文援
上文官職
耗廢之意
曰於是見
知之法生
而察格沮
非窮治之
亦為用矣
吏直情而
顏異出而
本向張湯
死而民不

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而

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

發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

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

史記卷之第...
五覽

思之筆而
斷之也

承上文論
公孫弘功
利二字法
武帝所
行事
三言作者
救萬人而
以各歷二
三其功未
就費亦巨
萬十數於
之辭頌不
法亦於有

自凡
不可
實亦名曰
相顧焉文

順之口此
則國貧而
買富

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
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
也屬東郡光武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綠河之郡隄塞
改曰衛公國 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
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
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
萬人各歷二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
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
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

乃慎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
水岱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
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多
如淳曰長安以北朔方以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
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
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
費漢書音義曰蹕停也一日
大費或蹕財後貧貯也○索隱曰蕭該案字
林云蹕也音停此謂居積停
滯蹕也也子貢發貯蹕財是也轉較百數李奇曰廢居

林云蹕也音停此謂居積停
滯蹕也也子貢發貯蹕財是也轉較百數
李奇曰廢居

以平後意徒用造急佐賈官

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
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傳
也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有所廢有所畜是
也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距也服虔曰仰給
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夫皆低首營私以白給不佐天子非也
冷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
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
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
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氏亦間盜鑄
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瓚曰
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

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

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

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

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注曰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

鎔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

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為皮幣

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

行又造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

索隱曰易云行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人用莫如

天莫如龍是也地莫如馬是也

龜素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

其二曰重六兩其三曰重四兩

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

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

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

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

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

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

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

俗通東郭牙齊大天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美用事侍中咸陽齊之

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

之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

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

及五大夫徵發之上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

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徵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

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作昆明池索隱曰案

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背水戰前悅云其明年大將軍

法字深而
舍其利
三入
析秋毫矣
前應與利
之臣門此
始後起龍
錢字準之
順之曰且
應高史者
長子係
慎以此實
言職在廢

史記卷之第...
五十五

既經
以本
之証

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

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

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

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

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

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

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它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曰

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曰蘇林云牢

價直也。今世人言在牢盆。小顏云蘇說昇樂彦云牢

乃盆名。其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執

說與也。

曰管固。索隱曰包愷奇音羈。謂疾

也。非農工之傳。故言奇也。擅音善。以致富羨。役利細

民。索隱曰羨音上。戰反。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沮止也。

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言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敢私鑄鐵器者

鹽者。鈇左趾。又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

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

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滅代鈇也。沒入其器物。罪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

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咸陽東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

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

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

前既言入
粟備而
選舉險途
又言車功
越等而更
道難此言
舉有鹽鐵
用鹽鐵家
富者為吏
不選而多
賈人以此
却更利之
抑商賈不
得為吏相
反故因以

反故因以

史記卷之...

卷之...

茂言

詰之而入
羊與財補
因此而生

商賈以幣
之變多積
皆逐利上
句承上文
更鍊造幣
及諸錢五
錢錢意下
句起前抑
心實而美
紙錢市中
之意

分財助遺
而林之也

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

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

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請筭如

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筭也詩

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緡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

蚩抱布買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

文云輶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筭輶

車者有輶車使出稅諸賈人木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

一筭二筭也緡音旻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

於官占音率緡錢二千而一筭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

之贍及於利重者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千

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上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

士也樓船令邊郡輶車以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如淳

選富者為車騎士賈有輶車使出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

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

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敢犯令沒入田僮索

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

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

史記卷之第...

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至。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八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

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一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有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入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益復予縣官。是時富

承上文官
下式而律
及亦僅弘
羊亦皆顯
用稍稍置
均輸以通
貨物矣前
以應與利
之臣後以
之工律

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劾之。助其天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
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右丞屬而欲羊。歲餘。羊肥
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下也。治民亦猶是也。以
時起。忍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
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
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
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亮
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

無慮皆鑄
金錢矣一
句却應前
鑄金錢之
由下用酌
之由

其而公卿
始出矣又
是蘭之屬
而直指
矣而為九
手則守用

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持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
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
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
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
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
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畧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畧歸於鑄錢。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更無他事。從慮也。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

史記卷之第... 江寬

多謂取
容之弊

公卿諸諛
取容於
孫弘之
公孫弘
之用張
而後
其後
於

錢
二
最
為
照
應

下
而
以
起
下
文
以
起
下
文
以
起
下
文
以
起
下
文

蜀始出矣。而大農頗異計。徐廣曰：九狩四初，異為濟南。年時主成歲也。初，異為濟南
 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
 異，異曰：「今王矣，胡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
 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
 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脅。湯奏異當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
 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
 令，而尊一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

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
 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
日鐘官掌鑄赤側之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
錢章昭曰：側邊也。謂紫緡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
 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
 思。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興，附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
 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
 三官。漢書：百官表：上林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
林苑屬官，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
官，其是此鑄錢既多，而今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
三令乎。

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没入之田也。其没入奴婢分

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

僕司農皆有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農官是為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樂彥云

度猶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運也。及官自糴乃足。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所忠

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

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忠非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

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乃徵諸犯令相引

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送徒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

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

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

人令之相引。以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湯溝之雞三歲為株

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不勝時名故云株。選

徒者。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

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

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

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

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

至。不辨。自殺。行丙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

五言卷之三十一

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

徵如淳曰：徵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徵塞也。於是誅

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

敢畜牧令設亭徵故民得畜牧也。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

官母馬者蒲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

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毋馬令得為馬種

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徵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土

已充故除告緡之令。既得寶鼎立后。太一祠。徐廣曰：元鼎

五年立。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

宮及當馳道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

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

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

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舍居。索隱曰：今音零姚

城。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

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

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

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

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承上文南越反下式
越反下式
承上文南
越反下式
承上文南
越反下式
承上文南
越反下式
承上文南
越反下式

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

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

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

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

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

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羗越。至酎。少府省金。

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而列侯坐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

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

充國。索隱曰。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酎金

失侯者。一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式既在位。見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民患苦其不好。賈

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也。苦又音古

苦如字。或澶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

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為

日。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

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嵩沈

犂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且以其故俗治。毋賦

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

南陽漢中以往

故也
自發之
以容
以語
以語
以語

下式以言
鐵器船等
而弘羊益
用事為均
輪平準盡
貨物使商
大利而諸
大費皆取

史記卷之第...

晉全

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

具索隱曰奉音扶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

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

盛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

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其明

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

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

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曰

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

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

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

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

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

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

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

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老以復

陳留

此弘羊之功

幸弘羊天
乃兩蓋借
其語以斷
制微利之
臣之罪
平準書先
叙漢事而
替語乃述
自古以來
而寓微辭
於武帝
事之變體

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
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
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
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
言曰。縣官常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
物求利。言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
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
有二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
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錯刀契刀長

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
利於人也。入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
為貨。貝各有多少。朋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
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
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
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紉末。以禮義防
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
廣
日時一。一貨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
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
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
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
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

管子有輕重之法

蓋微其辭
以譏漢武
而意則深
矣
知以富者
不佐縣官
而與若婦
以民奸法
而用酷吏
皆事勢相
與使然也
又曰局足
一焉不中
見於

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赤銅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如淳曰。布。如淳曰。布。或刀。淳如見食貨志。或龜貝。淳如見食貨志。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蓋康曰。二。淳如見食貨志。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

曲而直
言而實
雖失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糴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

平準之立

通貨天下

既入縣官

或振華夏

其名刀布

其文龍馬

增笄告緡

哀多益寡

弘羊心計

卜式長者

鄴內克殷

取贍郊野

史記卷之六十一

平準

平準

史記三十一

平淮書第八終

史記三十一
文化獎賞

